



源於真蓮

李漢源

香港電競 亞運征途

繼2022年北京冬奧結束後，冬殘奧會也於3月13日圓滿閉幕了，接踵而來的大型體育盛事就是杭州亞運會，也將於9月10日至25日舉行。這次亞運會對香港體育界而言非常重視，是一個可以讓運動員好好表現的舞台。上一屆2018年印尼亞運會，香港派出580名運動員，參與36個項目，結果獲得8金、18銀、20銅的佳績；而相信今屆亞運會在杭州舉行，香港派出的運動員一定會再比上屆更多，加上官員、工作人員等，相信香港代表團可能達1,000人。

家選出杭州亞運會參賽資格代表。要發展一個新的體育項目，不可少的一步是必須定下良好的比賽遊戲規則，可供各地區及國家隊參考，作為賽事體系標準的指引，這毫無疑問是亞洲電子體育聯合會的責任。電子競技項目，牽涉很多電子遊戲廠商利益分配，遊戲品種很多，如何決定選擇種類，也要巧妙地將遊戲廠商及亞奧理事會拉在一起。今屆杭州亞運會，電競項目，選用8個遊戲項目，舉行10天比賽，產生8面金牌。日前香港電競總會舉行名為「杭州亞運香港電子競技代表隊選拔及香港電競超級聯賽啟動」，象徵總會將會負責選出杭州亞運香港電競代表隊，在這個香港電競超級聯賽選出35位運動員作為這次的電競代表。

筆者並不是電子遊戲參與者及發燒友，什麼《英雄聯盟》真的未接觸過，更不知怎樣去玩，但從電視節目製作方向探討，電子遊戲在全世界真的有很多參與者，在世界上有很多電競電視節目，電競在線上也好線下亦好都有自己的專屬獨立頻道，世界各地電視觀眾超過3億，可以想像是一個非常厲害的數字。現時電競運動仍在發展中，全球電子化，香港有機會參與其中，參與者要加倍努力。電競運動被譽為是一種：人與人之間的智力和體力結合的比拚，希望我們香港體育界，也可以投放更多資源，讓香港在這項新興的體育項目上能分一杯羹。



方寸不亂

方芳

「仙境」不復再

早春時節，霧海洶湧，船隻如在九天之上，大自然奇景，嘖嘖稱奇；另一朋友住在山邊，雲海飄渺，雲鎖群山。群組朋友打趣說，依山、傍水的住區，過着「神仙」般的日子。

我倒不認同，「神仙」不愁吃喝，海景山景任逍遙；但是，凡人總不能靠海景山景吃飯，尤其是在疫情大爆發的時候，「仙境」就未必靠譜了。

當大家都忙於補充物資的時候，住在傳統生活區的朋友，就忙不迭為他們的「仙境」感恩，因為住區有多間不同超市、藥房、蔬菜攤、凍肉店、麵包店、茶餐廳等等；即使這些店舖提早關門，對他們也沒有影響，睡覺發夢缺了一瓶醬油，夢醒時分都可以即時補貨哩。

倒是住在海邊、山邊的朋友，購物真要靠「神仙」打救，住區唯一可行的超市，就成了他們生活資源所託，如果唯一的超市有員工染疫，需要關門消毒，恐怕就要跨區購物了。

若唯一依賴超市的，選擇也很有限，朋友吃了個月的凍肉、凍海產，甚至在蔬菜缺乏供應的一段短時間，也以冰蔬菜應付過去；朋友說，很久已沒有吃上活魚、鮮肉，但不曾有過抱怨，只求疫情早日退去。疫情下還有能力應付逆境，有什麼可抱怨的？

一場措手不及的疫爆，造成不少家庭變故，求醫無門，痛失親人，全香港的人都遇上大小不同的困難，基層固然最慘，沒有工作，手停口停；小舖捱不住，政府立例不准業主用法律手段追租，為期3個月店舖總算有政府出手打救；業主投資物業無租收，疫下要為社會分憂。誰是最慘的人，能說得清楚嗎？

看到一張小店告示：「老闆累了，沒員工，休息幾天，有事請打×電話，沒特別重要事別打，能發財的話，請馬上打！」老闆的休業告示，不忘發財，相當幽默，樂觀面對。香港曾經擁有的「仙境」已不復再，日子還是要過下去的。



七嘴八舌

小臻

別「姓賴」更不要做無賴

「香港最大姓氏族群係姓賴」，當看到這句話我笑得出，覺得很有幽默感，是廣東人的幽默感，其實廣東人很多抵死的諺語，嘲笑人很到肉。

目前社交媒體發達，香港人的惡言惡行或是失禮的行為很快就暴露在自媒體人的鏡頭中、口中。

然而很多時都是一些極端的例子，不是大部分人都那麼「衰格」，有質素的港人佔大多數。當然啦，極端惡行一件都嫌多，壞的後果是要香港人埋單。正如近年一提起香港青年人的品質大家就搖頭，其實你了解深入些就知道不少大學生仍是很乖很優秀的。

在疫情嚴重中，香港不少社團和個人組織動起來做義工，幾大企業集團出錢出地協助政府。「中招」的人自動隔離自救。對於中央對香港在人力物力上的快速支援，雖然有人故意挑剔，但大部分人都心懷感恩祖國之心，這從《香港文匯報》的專欄報道，「援港人員心聲——『市民將我們視為了親人』。」是來港支援的醫護人員體會到的，社交媒體群組內都是感激之言。真正的愛港之人絕不涼薄。

不能否認香港的確有不少喜歡「姓賴」的人，他們凡事有問題就首先賴政府、賴別人。雖然政府有不足處，但有沒有反省自己也未做足本分呢？個人利益行先，沒有奉獻精神，斤斤計較這種惡習一日不改他們不會進步，不會成功，繼續做「社會垃圾」、城市的瘡疤。

然而「姓賴」的人又想起歐美那些政

客，特別是什麼國會議員、參議員之流，他們總是覺得世界有問題一定是別國引起的，與他們政策、手段錯誤無關。最有趣的是凡是要付出代價、分擔責任的他們就想到中國，什麼地球環保、減碳排放、支援災難、朝鮮核試問題、俄羅斯烏克蘭戰爭就想到找中國幫手幫口了，但有好事就不預中國參與，找自己的盟友分享，見中國發展進步神速就千方百計打壓，藉口多多什麼也扯到中國頭上來，又係改「姓賴」。

要求中國跟你制裁俄羅斯？哪有人逼人無緣無故與自己的朋友反面的道理，中國人最講道義的，不會出賣真正的朋友，你們真把中國人當傻瓜嗎？你們根本不將中國當朋友的話，正處處為難中國，你好意思叫中國站你一邊？中國憑什麼要聽你點？他們在美洲歐洲搞的聯盟欺人勾當已經昭然若揭，一群美國的馬仔國家有良知的也應該反省一下是否盲目追隨？正義和平也是你們一直賣的價值觀，可惜你們自己一次又一次自打嘴巴，撕破臉露出黑社會般的惡毒嘴臉。老美你發動你的馬仔國家制裁俄羅斯是你的事，中國不是你馬仔，交朋友不是你該干涉的事。你容不別國的自主、自衛。

既然你要做大哥，就要有大哥器量、風範，中國人有句格言：有容乃大，為什麼不可以胸襟廣闊些，不要妒忌他國。回歸理性，科技已將世界變成地球村，同一條村等於距離拉近，人與人之間多一份親切感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概念已經很清楚了。無人阻止你做世界第一，只是要讓人口服心服，不是無賴一哥。



翠袖乾坤

連盈慧

禍與福暗藏的另一半

暴升至數萬宗確診的日子真的不易過，疫情比十號風球來得更可怕，打工上不了班，讀書上不了學，連往日外出供應不絕早午晚餐的食肆，很多一夜之間都忽然暫停營業，家中中饋者固然有錢也嘆食飯難，家有中饋者也因菜肉超級市場貨架空空如也，有米下鍋無菜無肉那頓飯也吃得不容易，一下子恍似百業蕭條，連廁紙幾乎也給搶購一空，縱使可能是短暫時日的現象，總之這樣的日子一天也難過，怪不得老香港說，這般光景，真好像過着上世紀四十年代的三年零八個月，想不到八九十年代千禧出生的一代，居然「有幸」嘗到那種況味。

就疫情來說，當時接近清零，以為可以從此送走新冠病毒，沒想過防患於未然，有人打過一二三針，以為百毒不侵，東去西去，甚至連口罩都不戴；或者一時得意，掉以輕心，無忌社群聚會，盡情放大喉嚨高唱卡拉OK，大吃大喝與新冠同樣喜歡的冰冷食物，不知藥力功效未顯，口沫仍在細菌，你無心害人，人亦與你同受感染，導致病菌有機可乘，就有人自恃打過三針之「福」而無辜感染了「禍」。

好好認識福字中隱藏「禍」字那另一半，受過深切教訓，今後能全民覺醒的話，那就是「禍兮福之所倚」中所暗藏的「福」了；老子深悟到福與禍一線之間動輒互相轉化，才體驗出那12個字而以之寫入他著作中58章，我們理應從中得到警惕，小心「福」字（一口田）組成那5個大小陷阱。



◆各有面目的孿生兄弟。 作者供圖

這時候，就不由想起老子那句「禍兮福之所倚」了，眼前的禍無疑煩惱，可是如果退一步想到是「福之所倚」，豈不是內存一線生機，逆境過後，又回復往日興盛的日子？那又何必過分擔憂了，只是禍從何處來，從下半句「福兮禍之所伏」，反省一下好了，是不是今日的禍，其實也來自當日「福」中所伏，那就是福在香港人過於得意自滿，



百家廊

傅昱

清露新桐

起那個之前有過嫌隙的王忱。清露新桐，昨霜癡眉，一曲江湖老，一簷如夢令。欣然間，相惜相攜，柳絮塵煙，澄澈心淵，只傾君心，許一世長情。「花自飄零水自流」的宋代詞人李清照，也被「清露新桐」的光景幾欲迷住，所以在她的《念奴嬌》裏竟把「清露晨流，新桐初引」的句子全搬過去。台灣作家張曉風說，一顆清露從六朝閃到北宋，一葉新桐在安靜的扉頁裏薄透亮。

露水在枝葉間流動，梧桐在晨光中搖綠。露珠在葉子上，在花心裏，聚攏成一團一簇。在一切天清地靡之時，在葉嫩花初之際，在霜之始凝，夜之始靜，果之初熟，茶之方馨，在船之啟碇，鳥之回翼，在嬰兒第一次微笑的刹那，想及清露，人就會心中釋然，臉上莞爾。清露裏充滿神秘的未知嗎？凡經歷了大成大敗、大悲大喜，還在行着、動着、走着、談着、說着、笑着；享受着五味、觀賞着五色、聆聽着五音，這是多麼好啊！清露，不是眾水浩淼中浮出來的意外，而是心胸匍匐在莽莽大地揚起的一聲聲歡呼。初生的桐葉是那麼好，好得足以讓清露伏在上面做一會兒晶瑩透明的夢，更讓人有足夠氣度去欣賞過往的宿敵。

人心嘗清露，桐葉也真真。設若泛舟湖上遇風，男子奮力搖櫓，累出了一身大汗，女子愧疚自己加重負荷，男子卻說：「只要你肯在船上，你就是我最甜蜜的負荷。」王恭亦如此——只要曾經的同道還在記憶裏流連，不怕王忱與我分道揚鑣，此時此刻良辰美景，即便歷經諸多艱難，他也是我心目中最甜蜜的負荷。大概，雲水禪心就是這樣吧。

清露出桐葉，引發真性情，往昔的人世離散和缺憾——竟是實實而值得懷戀的。記憶並非輕淺，在不經意的情境裏，若有若無地想起，才會愈覺珍貴。這裏有歡樂、恬靜和美滿。這眼前的情狀，會圓滿人的幻想。清露光臨新鮮植被，正如發亮的情緒在山間小溪裏探索。

畫家吳冠中說，藝術發自心靈與靈感，心靈與靈感無處買賣。在享受清露桐葉的過程中，放下自我的人，總是充滿期待，

充滿幻想，甚至為宿敵預留下位置。一個鮮潤得讓人愛惜的清晨，喃喃的自語以及環環叮嚀的心音，足以讓人脫去世俗。作家白落梅有言，人生似水豈無涯，浮雲吹作雪，世味煮成茶。當我們閉上眼睛，忘記了不適，才會理解同與不同，僵持與和解。前半生，我們步履不停，走了很多路；後半生，歷盡千帆，只求有鄉可依，有家可回。我相信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稜角和個性，但只要努力探尋，一定會找到彼此不傷害的溝通方式。

曾有一個禪宗故事，弟子問師父：世人年華相差無幾，為什麼有的人心大、有的人心小呢？師父莞爾一笑：「把眼睛閉上，用你的心造一座城市，然後講來給我聽。」弟子閉上眼睛，想想想，想出了一座巨大的城池，宮牆萬仞，城河深深，街巷曲折，亭台樓榭，不一而足……他一處處向師父娓娓道來。師父聽完，又說：「再用你的心給我造一根毫毛。」弟子又閉上眼睛，細細地造了一根毫毛。睜開眼睛，師父問他：「剛才你跟我講了那麼大的一座城池，完全是用自己的心造出來的嗎？」弟子說：「沒人幫我。」過了半日，師父又問：「那你也造了那麼小一根毫毛，也用了你全部的心嗎？」弟子回答：「是的。造一根毫毛，雖然局限，也並不容易。」

弟子說完，突然頓悟了。原來，人心真有的大小之分。人心的大小，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考量，而是講求「心之所寄」——你將自己的心傾注在哪裏。人的大心，沒有錯；人的小心，也不全是錯。且有時，大心與小心可以相互連通。生命會教給人一種連通的眼光，就像王恭見清露桐葉，要喊出王大的名字一般，這樣境界盡可能掛得遠一點兒。

人心有大小，能量有強弱。我看清露多嫵媚，料桐葉見我應如是。那些以前說着永不分離的人，雖早已散落在天涯，但可能彼此還心心相惜。一個人對自己好點兒，即便有過仇視也無妨，因下輩子不一定能遇見。在大自然面前，不管一個人怎樣為自己謀篇布局，總要醞釀一顆天地之心，這才是真的好。



獨家風景

呂書練

本是同根生

俄烏爆發戰爭，由於是俄軍進入烏克蘭東部地區，俄國總統普京難免成眾矢之的，西方媒體口徑一致，配合官方制裁行動，民間也輿論嘩然。但「受害方」的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形象也沒好到哪裏去。可見，戰爭的贏家永遠是第三方。

成效，他打擊貪污，自己的政權又飽受貪污醜聞困擾，執政8年，民望大跌，黯然下台。結果，兩位西方媒體和政客口中的「英雄」成為自己國民眼中的「民族罪人」。一位提早作古，另一位寂寞苟活。

前述二人先後執政時，普京分別是38歲和47歲，血氣方剛，眼看自己國家的大版圖一塊塊分出去，肯定不是滋味。幸虧他年輕，有精力，够勇氣，在一片混亂和誘惑中站穩了腳步，帶領這個曾經輝煌的破碎國家重新上路。一做逾20年。

西媒說俄羅斯「入侵」，普京堅持說是保衛家園的內戰，不是完全沒道理。且不說前蘇聯，本來，俄烏史上就是一家，都是生活在同一個國家——基輔羅斯的東斯拉夫民族，只是後來國家被蒙古人在拔都西征時毀滅，基輔羅斯遂分裂成多個羅斯小國，再演出今日烏克蘭、俄羅斯、白羅斯三大分支民族，並形成三國，互為毗連，理應互相依存。

換言之，俄羅斯和烏克蘭本是同根生，完全可以「唔掂傾到掂」，所謂遠親不如近鄰。可惜，有的領導人往往好高騖遠，想法不切實際，令國家和國民陷入災難。猶幸執筆時，俄烏和談露曙光，身為兩大刀闖斧式的政治改革會很快收到



琴台客聚

伍杲泉

俗話說：6月天，孩兒臉，一天變三變。如今不過是3月天，這天已經變了好幾變了。

我大抵是個與重大歷史時刻無緣的人。遠的不論，僅這幾年，武漢疫情爆發封城的時候，我在在澳洲，深圳疫情爆發按下了「慢行鍵」狀態的時候，我身在惠州……惠州在疫情期間雪上加霜，遭遇凌晨兩點多鐘的地震的時候，我卻是在「夢中」，對地震毫無知覺，深、廣、惠幾地許多人是被地震震醒的；而我則是被女兒從澳洲打來的越洋電話喊醒的……

於是，我只能以不變來面對3月天的「變」了。這些天，深圳進入了全城住宅、公共場所封閉管控，全市公交、地鐵全部停運的停擺時刻，對於一日之間就魔幻般地經歷了「上午封樓、中午封市、下午停運、晚上搶菜、半夜地震」，深圳網民們依舊會苦中作樂，創作各種

令人笑中帶淚的段子，就連超市的廣告牌，看了亦使人忍不住莞爾：大家不用恐慌，別使勁買雞蛋，不是因為疫情雞蛋斷了，是因為你們儲備太多，雞下不過來……給雞一點時間，雞也不容易……

雞不容易，人就更難了。政府公布的信息是城市僅封閉管控7天，然而從信息公布開始的當天晚上起，大多超市裏的蔬菜食品就被一搶而空，以至於一個段子流傳開來，說去超市買水的人好不容易搶了兩桶礦泉水回家，冷靜下來認真一看，才發現自己搶的是兩大桶二鍋頭……儘管政府已呼籲大家不要搶購，然而呼籲是呼籲，搶購是搶購，大家搶搶不誤。搶購一開始，多數商家亦是趁機漲價，隨便買幾樣菜回家，都要比平日貴上好幾十塊錢。

我的一位研究經濟的朋友說，中國人的錢不好掙，但扎堆起哄時的中國人的錢最好掙，平日裏買東西挑挑揀揀，此時不挑不揀，平日裏

斤斤計較，此時不惜一切代價，無論買什麼都「唔執輸」。朋友說電影《讓子彈飛》裏講到掙錢有兩種方式，一個是跪著把錢掙了，另一個是躺著把錢掙了，如今疫情當前，有了第3種方式，那就是起著哄把錢掙了，當然，一定要被周瑜打的黃蓋們，心甘情願地從荷包裏掏錢請人去掙。

便由此想起奧斯卡·王爾德說的「太多人活得不像自己，思想是別人的意見，生活是別人的模仿，情感是別人的引述」。在當下這個時代的洪流裏，亦沒有幾個人活得像自己，多數都扎著堆起著哄地在原地渾渾噩噩地旋轉著，連生活都來不及去模仿別人，情感也因為瘟神樂此不疲的破壞而「只有疫情，沒有愛情」，哪裏還有空閒去獨立思考？

一個城市可以因為疫情按下暫停鍵，暫時停擺，但一個人的腦子要是因為不思考而封閉，停擺起來，就要比病毒可怕得多了。